2018.5.11



## 关山远 近读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读到毛泽东找徐

海东借钱的故事。 这个故事不长,却让我们对"党性"二字,有更

深刻的认识。

毛泽东找徐海东借钱,时在1935年11月,中 央红军千辛万苦抵达陕北。经过这两万五千里艰 苦卓绝的长征,中央红军衣衫褴褛,一贫如洗,日 子是没法过了。于是毛泽东手写一张借条,让杨至 诚(时任军委采办处主任和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 长)去找徐海东借钱,后者在1935年9月18日率 红二十五军抵达陕北,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 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成为几支长征队伍中最先到 达陕北的一支工农红军。

关于毛泽东找徐海东借钱的记载,有多个版 本。著名学者金一南在《浴血荣光》一书中写道:

"毛泽东内心确实没有把握,他试探性地给徐 海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上讲了中央红军的极度 困难,向红二十五军借一千大洋。当然,这封借钱 信,一方面是中央红军确实需要帮助,另一方面则 是一种试探。

"徐海东接到毛泽东的信后,没有考虑,立即 把供给部部长找来,说不是借,而是给中央红军五 千大洋。同时复信说,红二十五军完全服从中央红 军的领导。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拿到五千大洋和徐 海东的信后,一块儿落泪……"

中央文献出版社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系列丛 书中,关于徐海东,有这么一段:

"直罗镇战役后,天气骤然变冷。徐海东考虑 到,应该给战士特别是从南方来的战士,添点棉 衣、增加点山药蛋,让大家过个温饱的冬天。一天, 他来到经理部,问他们还有多少现洋?回答有七千 块,并报告说:添冬装要用多少,买药要用多少,买 盐、买油……要是再有三、五千块,这个冬天就好 过了。徐海东指示经理部,要尽快发钱给各团改善 伙食,添制冬衣,以后打了胜仗,从敌人那里缴获 了钱再补给你们。

"第二天,中央红军杨至诚来见徐海东,从衣 兜里掏出一张毛泽东亲笔写的要借二千块钱以解 决吃饭穿衣问题的纸条。徐海东马上把经理部长 找来,要他们把七千块钱留下二千,拿出五千送中 央,经理部坚决地照办了。

"一天,彭德怀见到徐海东说:那钱真是雪中 送炭',应多多感谢你这位财神爷!徐海东不好意 思地说:彭司令怎么这么客气,这是应该的,本应 多给些,无奈我们穷,拿不出来啊……"

这段记载非常有意思,可见当时徐海东麾下 的红二十五军日子也不好过,尤其是冬天来了,急

红军纪律严明,强调公平买卖。有没有钱,大 不一样。大洋救过红二十五军:1935年9月初,红 二十五军进入陕甘根据地边沿绍山一带,粮食全 部吃完,当地又荒无人烟,眼看就要陷入绝境。幸 好,饥饿的二十五军遇到一个羊贩子赶着五百多 只羊,马上花钱将这五百多只羊全部买下。徐海东 回忆说:"我们的部队就吃起羊肉来,没有盐,锅也 少,有脸盆的用脸盆煮,没有脸盆的,把羊肉切成 薄片放在石板上烤。有的拿着羊腿放在火上烤。" 幸亏这群羊救驾,使二十五军指战员填饱了肚子, 坚持走到了陕甘根据地。

徐海东大将写于1965年的自传《生平自述》 则是这么回忆的:

"我对毛主席是真诚地拥护和热爱的。当杨至 诚同志拿着毛主席批的条子,要二千五百块钱时, 我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他说全部七 千元。我说留下二千,其他五千元全部送交中央。当

时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的服务中央。" 毛泽东找徐海东借钱,有一千、两千和两千五 百块大洋3个数字,但可以确定的是:徐海东毫不

## 从毛泽东找徐海东借钱说起

犹豫给中央红军送出了五千块大洋。许多年后,毛 泽东还对这五千块大洋念念不忘,他常说:"徐海 东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当时亲历过这段历史的 人,皆对徐海东充满敬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后,周恩来总理有一次在北戴河理发室理发,听说 徐海东将军来访,立刻让理发师住手,留半边头, 急忙出门迎接,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相谈甚欢。

毛泽东说"徐海东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当 然远不只是他给中央红军雪中送炭五千大洋。要 理解毛泽东对徐海东的评价,必须理解当时的背

"1935年的9月9日,一、四方面军分裂,毛 泽东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金一南在他 的成名作《苦难辉煌》中这么写道。红一、四方面军 会师,是在当年6月,四川懋功(今小金县)。史料 记载: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骑一匹白色骏马,在 10余位警卫的簇拥之下,飞驰两河口,远远看见, 毛泽东率领政治局全体委员,站在蒙蒙细雨中恭

当时,会师双方都非常激动,包括张国焘。但 是张国焘在会师的时候,就开始想多了。解放军文 艺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书,《长征:细节决定历 史》,依据权威史料中的细节编撰而成,关于张国 焘搞分裂的细节,有这么一些:

其一,红一、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会师,在 庆祝会师盛会上,一切庆祝的表面排场都有 了——旗帜、标语、大碗热气腾腾的鸡和肉,大堆 的饭和菜,大锅的汤和大罐的酒,还有当地酿造的 类似贵州名酒茅台的烈性白酒。但双方都对对方 部队的人数提出了疑问。张国焘曾走到周恩来面 前说: "你们有多少人?"周反问道: "你们有多少 人?"张说:"我们有十万。"周回答:"我们有三万。

其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从两位领导人 身上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别:张国焘的脸面丰满红 润,虽不肥胖,但身上的肉滚滚的,脸上毫无疾苦 之色。毛泽东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 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 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

其三,红军刚刚进驻毛儿盖,周恩来就草拟了 攻打松潘的作战计划。他把计划交给了张国焘,但 张却改变了计划,他不是立即组织攻打松潘,而是 派他的三十军前去佯攻,三十军包围了松潘,却没 有发起攻击。1943年国共合作期间,胡宗南在重 庆的一次谈话中曾透露:"当时我们人很少。我的 司令部设在城里的一座庭院里。我记得我曾想过 如果红军包围了松潘,要是我被抓住,该怎么办?" 胡宗南还记得,他在黄埔军校时周恩来当过他的 老师,他想"他会照顾我的。"但是,胡宗南不需要 找他的老师帮忙。援兵一到,三十军就撤走了。因 为张不想北上。他认为国民党太强,红军应该向西 和向南走。

这几个细节,非常丰富和细致地反映了当时 的情形:张国焘一看自己兵强马壮(当时四方面军 八万余人,中央红军不到万人),油然而生"谁的枪 多谁当老大"之邪念。这种想法,是当时军阀的主 流价值观,但张国焘忘记了:他不是军阀,他是一

《徐向前传》记载: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为取 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授意一些人给中央提出报 告。如陈昌浩在行军途中致电中央:"请焘任军委 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 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张国焘还在 公开场合与私下谈话中,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 题""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遵义 会议是不合法的""军事指挥不统一"等,进行挑拨 和煽动。张国焘是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 他能出席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又是红四方面军的 最高领导人,他散布的话很容易迷惑和欺骗人。

坚决服从中央的领导,忠 于主义、忠于信仰,我觉得这 是我们革命能够胜利的一个 重大原因。这样一批人的存 在,与我们党的正确路线、方 针、政策一样,对中国革命至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维护红军团结的努 力失败,最终一、四方面军分裂,毛泽东仅率领 7000 红军北上,张国焘率领 83000 余红军南下。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松岗卓木碉召 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临时中央""中央委员 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 和"常务委员会",自封为"主席",并通过了"组织 决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 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 剑英应免职查办"。

红军分裂,众多将十痛心疾首。被张国焘裹挟 南下的朱德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革命生涯经历了多 少坎坷,多少困难,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心情沉重, 自己人分裂了,在最需要红军力量团结一起的时 候,红军力量分裂了。"《长征:细节决定历史》记载了 一个细节:南下过草地某日,徐向前与三十军政委 李先念并肩坐于一个山包上休息,徐叹道:"我也不 懂,红军和红军闹个什么劲!"吧嗒吧嗒猛抽烟。

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中央红军抵达陕 北,得知徐海东已率红二十五军先期抵达,军威鼎 盛。此前,毛泽东与徐向前从未谋面,而从战斗序 列上来说,红二十五军是四方面军的部队,也就是 在张国焘领导之下的部队,徐海东是张国焘的老 部下。张国焘当时已经另立中央了,徐海东到底是 听中央的还是听张国焘的?

关键时刻,徐海东表现了自己的坚定党性,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的服务中央"。放在当 时的情势下,毛泽东的激动,完全能够理解。

从鄂豫皖苏区直接打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 是一支传奇队伍:

在几支长征队伍中,红二十五军人数最少,平 均年龄最年轻,出发最晚,但最早到达陕北,这还 不算,他们还是长征中唯一一支增员的红军,其他 几支红军出发时浩浩荡荡,一路牺牲惨重,众多将 士倒在长征途中,未能抵达终点,但红二十五军一 路上抗击了30多个团敌人的围追堵截,不仅没有 减员,到陕北时,部队还增加了800多人;红二十 五军还是长征中唯一一支创建了根据地(豫陕、鄂 陕边区十余县)的中国工农红军,也是唯一一支发 展地方游击师的红军,在商洛地区将各路游击师 和游击大队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74师,有效策 应了中央红军长征和陕甘苏区建设。红二十五军 最终锻造出了97位共和国将军。

红二十五军入陕时,兵强马壮,极为神气,有 陕北"信天游"民谣唱道:

> 一杆杆红旗空中飘, 红二十五军上来了; 长枪短枪马拐枪, 一对对喇叭一对对号; 头号盒子红绳绳,

一杆杆红旗空中飘, 红二十五军上来了。

军号吹起嘀嘀嗒。

来到陕甘洛河川, 劳动人民好喜欢。

徐海东也极富传奇色彩。他是湖北省大悟 县人,出身贫寒,父辈兄长,全靠做窑工为生,他 从14岁起,也开始去当窑工。《徐海东:生平自 述》中写道:"有一年冬天,我穿着破单裤,叫卖 了好几个村,没卖一个小盆,冻饿倒在一家农户 门前,再走不动了。幸得农妇给了一碗热粥,才

1925年4月,徐海东在武昌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当时他在城里挑水卖,每天可挣一串六百 钱,他第一次交党费,就是卖水得来的钱。1926 年夏入国民革命军,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 参与黄麻起义。在创建鄂豫皖苏区的斗争中,他 从赤卫军大队长、红军营长,一步步成长为红二

1934年9月,中央派程子华由江西到大别 山,徐海东主动建议程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 自己改任副军长。人称"老军长"。他常自谓曰: "我这个人打仗有瘾,走路有瘾,喝酒也有瘾,就 是没有官瘾。

《长征:细节决定历史》书上写道:长征中, 每次大战之后,徐海东倒头即睡,雷打不动,短 者一天一夜,长者2至3日。徐睡后,部属皆不 安,既忧其醒,又忧其不醒。徐海东醒,皆喜形于 色,奔走相告也。

1935年8月,在甘肃泾川四坡村战斗中,红 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英勇牺牲,红二十五军也成 为四支长征队伍中唯一牺牲了主要领导人的一 支红军队伍。徐海东也与死神擦肩而过,在庾家 河战斗中,一颗子弹从徐海东左眼下射入,从颈 后穿出,喉咙被淤血堵住,呼吸困难,生命垂危。 紧急关头,护士周少兰伏下身子,一口一口将其 喉咙里的淤血吸出,昼夜寸步不离,悉心照顾。在 昏迷 4 天 4 夜后,他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到达陕北后,周少兰嫁给了徐海东,丈夫认为 妻子的名字有兰字,不像个红军战士的名字,于是 她改名为周东屏——作为徐海东的生命屏障。

四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 民革命军新编第八路军,徐海东任一一五师三 四四旅旅长,开赴华北前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 关战斗,一直转战华北,伤病复发后回延安休 养,又到华中地区指挥新四军作战,1940年,再 次病倒在战场上,此后一直处于养伤状态,没有 参加解放战争。1955年授衔,徐海东表示自己 因伤病久未指挥作战,不评衔都可以。但毛泽东 直接指示:徐海东不但要评大将,而且大将里面 要排第二,仅次于粟裕。

金一南在《浴血荣光》一书中写道,在中央 红军最艰难的时候,"徐海东与毛泽东素未谋 面,而且指挥序列还不是中央红军的。但是中央 来了之后,他坚决服从中央的领导,忠于主义、 忠于信仰,我觉得这是我们革命能够胜利的一 个重大原因。这样一批人的存在,与我们党的正 确路线、方针、政策一样,对中国革命至关重 要。""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不仅仅是因为 有正确的主义,正确的路线,正确的方针和纲 领,我们还有一大批像徐海东这样忠于主义、忠 于信仰的战将。"

张国焘妄想"枪指挥党",但他失败了。"为 谁而战",一直是中国旧军队的重大困扰,"X家 军"历史久矣,部队往往就是军阀的本钱甚至私 产。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注定是一支 全新的武装: 1927年9月, 秋收起义部队在三 湾改编时,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 的原则,对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奠定了重要的 组织基础。罗荣桓元帅回忆说:"三湾改编,实际

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 军队的领导。如果不是这样,红军即使不被强大 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1929年12月, 毛泽东主持制定古田会议决议,从理论上阐明 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并从政治上、思想上、 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措 施。1932年9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 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训令》中,第一次出现了 "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的字句。

党和军队的诸多高级领导,坚决维护党的

红一、四方面军分裂后,朱德被裹挟南下, 一路上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史载,在一 次争论中,朱德拍了桌子:"党中央的北上方针 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 手的。我不反对北上,我是拥护北上的。我是一 个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

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徐向前回忆说:"朱德 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 的制约作用。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 声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 平坐,使张不敢为所欲为。自从张国焘另立中 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他同张国焘 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 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 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我去红军总部汇报时, 曾不止一次见过他同张国焘谈论另立 中央的 问题。他总是耐心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 不是中央, 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 不能另起炉 灶,闹独立性。张国焘就劝朱德同志出面,帮他 做党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认他的中央'是合法 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俩人的意见,针锋相对, 谁也说不服谁,但又不妨碍商量其他军事行动 问题。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矮一截子,拿朱老 总没办法。朱总司令的地位和分量,张国焘是掂 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 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 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

《长征:细节决定历史》书上写了这么两个

1936年6月,红二、红六军团到达甘孜与 红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以"总部"名向二、六军 团派工作队。某日,时任红二、六军团五十一团 总支书记的朱家胜,收到工作队送来的《干部必 读》小册子若干本,阅之大惊失色。书中有醒目 通栏标题: "反对毛(毛泽东)、周(周恩来)、张 (张闻天)、博(博古)逃跑路线"等等。朱家胜回 忆说:"一看内容,吓得心里直发毛,不敢不收, 又不敢下发,只得把书藏在老乡家的柴草堆 里。"之后,急向王震报告此事,王震态度鲜明, 命令道:"统统烧掉,谁敢发一本,我就处分谁。"

张国焘试图说服其他部队跟他一起走— 包括二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一天下午,在干涸的 湖边的一座小草房里,美国医生马海德在张的 身边,他亲眼看到房里有不少摊开的地图,张正 企图说服贺龙率二方面军渡过黄河。贺龙拒绝 了,他对张说:"去你妈的。"

1938年4月,张国焘叛党;当年11月6 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战争和战 略问题》中,针对张国焘同党争权的历史教训, 提出:共产党不争个人兵权,不要学张国焘。但 要争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并形象地将党对 军队绝对领导原则表述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 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五

在《牛平自述》的结尾,徐海东这样写道: "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道路是光荣曲折的。 党把我一个没有文化、受尽旧社会痛苦、百事不 懂的手工业工人,培养成一个高级将领。使我不 安的是为党为人民做的工作太少,病的时间太 久,今后我将像以往,虽然不能再为党更多地工 作,但要做一个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忠 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

这是所有共产党人都值得认真学习的一段

ዂ人

绿茶

### 1923年八月,20岁的沈从文只身一人走出 北京前门车站,开始了北漂生活。表弟黄村生安排 他住在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会馆管事是沈从文 远房表亲,免房租。

1924年初,姐夫田真逸给他介绍了在燕京大 学读书的董秋斯,两人很投机,结下终生友谊。通 过董秋斯,沈从文先后认识了张采真、刘廷蔚、顾 千里、韦丛芜、于成泽、夏云、焦菊隐、刘潜初、樊海 姗、司徒乔等一批燕大学生。在北大旁听期间,又 认识了刘梦苇、黎锦明、王三辛、陈炜谟、赵其文、 陈翔鹤、冯至、左恭、杨晦、蹇先艾等一批北大学 生。与这些五四之后的"新青年"交往,激起了青年 沈从文强烈的写作欲望。

1924年12月22日,《晨报副刊》发表了署名 休芸芸的散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这是迄今为 止找到的沈从文最早作品。副刊开启了北漂青年 沈从文的文学梦想。

编了一辈子副刊,退休后又主编了"副刊文 丛"的李辉反复强调——"副刊是半部文学史"。这 话一点都不过,副刊对于中国近代文坛而言,是覆 盖式的重要。那时代的作家几乎都以副刊为主要 文学阵地和梦想之地。以《晨报副刊》为例,不仅是 沈从文的文学起点,也是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冰 心、徐志摩等一大批近代作家的文学圣地。

作为一个前副刊编辑,阅读张新颖的《沈从文 的前半生》,特别关注沈从文作品发布年表。可以 说,沈从文的文学之路,是一整部"副刊文学史", 他一生的重要作品,几乎都是先在副刊连载,然后 单行本出版。

另外,我还特别留意沈从文的另一个身 份——副刊编辑。把《沈从文的前半生》中涉及沈

# 副刊编辑沈从文

从文编副刊和杂志的条目梳理一遍,沈从文参与 创办和主编的杂志及副刊有10种左右,和同时代 的民国文人比,这个数量不算多。那时候办杂志、 副刊就像现在开个公号那样简单,民国文人们不 办个杂志、出版社都不好意思出来跟人打招呼。

像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旗手,通过不断创办 杂志、副刊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和政治立场。胡 适先后参与或创办的刊物有《新青年》《每周评论》 《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独立评论》《新月》月刊、 《自由中国》等等。再比如徐志摩,短暂的35年人 生里,就创办和主编有《理想》《现代诗评》《诗刊》 《新月》《晨报副刊》《诗镌》等。和这些"杂志狂魔" 比起来,沈从文算靠文学为业的作家。

沈从文的副刊编辑生涯也开始于那样一个文 艺和副刊的黄金时代。1928年,结束了5年的北 漂生活,沈从文和好友胡也频、丁玲等来到上海, 胡也频编辑《中央日报·红与黑》副刊,丁玲和沈从 文也参与了协助编辑的工作。沈从文在《记胡也 频》里说:"这副刊,由我们商量定名为《红与黑》。" 《红与黑》副刊停办后,三人自办了一个出版社,印 行"红黑从书"。

与此同时,人间书店请沈从文他们编了一个月 刊。1929年1月10日,《红黑》杂志问世,胡也频任 主编,三人合作编辑。1929年1月20日,《人间》杂 志创刊,沈从文任主编,三人合作编辑。

刚来上海这段时间,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 人干劲十足,编辑两份月刊和经营一家出版社,生 活充实而忙碌。然而好景不长,"文学青年三人组" 都不擅长经营,很快这份共同的事业陷入僵局, 《人间》编到4期,实际只出了3期就停了。《红黑》 坚持到第8期,也不得不结束。这样的结果让他们



▲沈从文(生于1902年12月28日,逝 于 1988 年 5 月 10 日)。

背了一屁股债。

事业的失败让沈从文稍稍有些失落,之后历经 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等教书生涯,这几年 的漂泊让沈从文倍感不适,情感上没有着落更让他 内心忧郁。直到1933年应杨振声之邀回到北平,参 与中小学教科书编辑工作,才算安稳下来。

来北平后租住在府右街达子营28号院,这4 年,可以说是沈从文最安定、幸福的时光。在这个 小院里,沈从文终于迎娶了苦追多年的张兆和,也 是在这个福地,在院内一枣一槐的树荫下,沈从文 完成了《边城》《湘行散记》《从文自传》《记丁玲女 士》等重要作品。

1933年9月23日, 天津《大公报・文艺 副刊》创刊,由杨振声和沈从文主编,事实 上,杨振声忙于教材编辑,沈从文一人承担了 主编工作, 在北平约稿、看稿, 编好之后寄往 天津排印,每周出两期。两年后,1935年8 月底,刊行了166期。9月,《小公园》副刊 合并进《文艺副刊》,新副刊改名为《文 艺》,每周出四期。1936年4月,沈从文退 出编辑工作。经沈从文、杨振声引荐, 由燕京 大学毕业的萧乾主编《文艺》副刊。

沈从文主编时期的《大公报·文艺副刊》被 视为"京派文学阵地"。沈家达子营 28 号成为当 时京派文学群的重要据点,也是《大公报·文艺 副刊》编辑部,每天人来人往,举办各种座谈会 和聚餐会等。此时的沈从文,俨然是文学青年心 中的领袖,形成了一个以沈从文为中心的文学

离开副刊的沈从文又回归到文学创作, 1936年沈从文出版了《湘行散记》《新与旧》《废 邮存底》等。夏天,邵洵美和项美丽来到北平。邵 想办一份大型刊物,邀请北平作家编辑,由他在 上海出版。沈从文找朱光潜讨论此事,后来,杨 振声、胡适等提议,北平作家干脆自己筹办《文 学杂志》,不和邵洵美合作,怕卷入上海文坛争 斗。由朱光潜任主编。

1937年5月,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由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担任编辑助理的常风回 忆说:"沈从文除了负责审阅小说稿件,其他稿 件朱先生也都请他看,只有他们两位是看过全 部稿件的……《文学杂志》上刊登的青年作家作 品都是沈先生组来的。"

1937年8月,接教育部秘密通知,沈从文 随北大、清华的老师们撤离北平,辗转大半年后 来到昆明,直到1938年底,张兆和及孩子们才 来到昆明团聚。

1939年1月,由陈岱孙、潘光旦主编的《今 日评论》周刊创刊,沈从文加盟编辑文艺稿件。 这一时期的沈从文,"惟杂务多,既得为《大公 报》发稿,又得为《今日评论》发稿,忙而少功,甚

1940年2月,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人创 办的《战国策》创刊,沈从文参与编辑工作,处理 文艺方面的稿件。沈从文加盟《战国策》,很多人 对他有误会,以为他也属于"战国策派",这一派 鼓吹独裁理论。事实上沈从文从未认同"战国策 派"时政言论,并且公开批驳这些言论。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 礼,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大正式结束。全校复员, 沈从文被北京大学聘为国文系教授。

1946年10月,为寄托新的文学理想,沈从 文又忙碌起来,他和杨振声、冯至主持天津《大 公报·星期文艺》,不久,《星期文艺》由冯至主 编,沈从文改接任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主 编;12月,与朱光潜、杨振声、冯至、徐盈署名编 辑的《现代文录》杂志出版;同时主编北平《平明 日报·星期艺文》副刊。

1947年6月1日,《文学杂志》复刊。 仍由朱光潜任主编, 因此时朱光潜任北大西语 系主任, 又一度代理文学院长, 十分繁忙, 更 多依靠沈从文打理复刊后的杂志。沈从文此时 也回归到他擅长的小说创作, 在《文学杂志》 先后发表了《乔秀和冬生》《传奇不奇》,而 这两部小说, 成为沈从文文学生涯最后发表的 两篇小说。

至此,作为文学家和副刊编辑的沈从文前 半生结束。